

# 租界

## 铁血情仇

侯成业

著

租界内，势力林立，各派明争暗斗；  
青岛港，风起云涌，战争一触即发。  
国恨家仇，儿女情长，  
交织成一曲壮丽的爱国御侮诗篇。

A black and white photograph of a coastal town. In the foreground, a boat is docked, with several people visible on board. The background shows a town with various buildings, including a prominent one with a sign that reads 'HALL'. The sky is cloudy.

# 租界 铁血情仇

ZUJIE TIEXUE QINGCHOU

侯成业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 ( C I P ) 数据

租界铁血情仇 / 侯成业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3. 6

ISBN 978-7-219-08350-5

I. ①租… II. ①侯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73634 号

---

监 制 白竹林  
责任编辑 郑 洁 吴长杰  
封面设计 王 霞  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
---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  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 
邮 编 530028  
网 址 <http://www.gxpph.cn>  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 
印 刷 南宁市桂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 
开 本 730mm×1050mm 1/16  
印 张 30  
字 数 480 千字  
版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版  
印 次 2013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8350-5/I·1641  
定 价 48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 | 荒年离乡背井 生哥桂枝遭侮 .....  | 001 |
| 二  | 桂枝夜卖青楼 生哥救日本妹 .....  | 008 |
| 三  | 美妙惊艳青楼 督军府拜义祖 .....  | 013 |
| 四  | 闯码头充强 美少女暗恋 .....    | 019 |
| 五  | 斗恶势跑码头 生哥意外救美 .....  | 024 |
| 六  | 荒岛落难 兄妹结义 .....      | 030 |
| 七  | 为妓女讨说法 乞丐攻打总督府 ..... | 036 |
| 八  | 督军府躲灾难 生哥慧子重逢 .....  | 047 |
| 九  | 山里妹话崂山 强嫖遭劫失踪 .....  | 052 |
| 十  | 寻机复仇 酒娘煽情 .....      | 056 |
| 十一 | 算命说谶语 先生戏美女 .....    | 061 |
| 十二 | 破秘盗鸦片 疤根嫖酒娘 .....    | 066 |
| 十三 | 酒娘情怀疤根 德军火车颠覆 .....  | 072 |
| 十四 | 丐帮图腾 铁血树帜 .....      | 083 |
| 十五 | 聚兄弟显威风 生哥威震酒楼 .....  | 089 |
| 十六 | 山里妹遭劫难 生哥怒烧火轮 .....  | 096 |
| 十七 | 盗武装匿寺庙 德军恶诈村民 .....  | 103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十八  | 化装袭击德军 和尚死遇道仙 ..... | 107 |
| 十九  | 俾斯麦号炮舰 瘫痪失踪之谜 ..... | 114 |
| 二十  | 借顽童嬉戏犬 德军兵营盗枪 ..... | 119 |
| 二十一 | 单打一壮胆量 戏院震慑黑哥 ..... | 125 |
| 二十二 | 宣讲慈善道义 斗歹恋情重逢 ..... | 130 |
| 二十三 | 十八武馆联盟 勇斗擂台力士 ..... | 136 |
| 二十四 | 力士摆擂抓狂 擂台生哥称雄 ..... | 143 |
| 二十五 | 巡捕通缉 兄弟帷幄 .....     | 151 |
| 二十六 | 刺抓狂力士 无血迹迷惘 .....   | 157 |
| 二十七 | 兄弟铁血 逼黑赴离 .....     | 160 |
| 二十八 | 擂台威震租界 老板招赘纳婿 ..... | 166 |
| 二十九 | 崂山里狐仙 情结白牡丹 .....   | 174 |
| 三十  | 光棍汉朦胧 梦幻救狐仙 .....   | 179 |
| 三十一 | 禽兽为媒 喜结良缘 .....     | 185 |
| 三十二 | 借尸还阳 狐仙嫁人 .....     | 190 |
| 三十三 | 老叟话狐仙事 虔女崂山追仙 ..... | 196 |
| 三十四 | 行刺千钧一发 女儿巧遇救父 ..... | 201 |
| 三十五 | 窥窟宅 惊凶魔 .....       | 207 |
| 三十六 | 窟宅行刺 情妹令尊 .....     | 215 |
| 三十七 | 茶馆吃茶讲理 和尚饮尿胜局 ..... | 221 |
| 三十八 | 访公馆询事由 阴阳先生遭斥 ..... | 227 |
| 三十九 | 洋车夫坠花窑 兄弟劝出新晴 ..... | 231 |
| 四十  | 闯码头遭欺 尕三留仇雠 .....   | 235 |
| 四十一 | 瓢把绑票诈财 尕三盯梢复仇 ..... | 238 |
| 四十二 | 车店老板怨恨 舍双棺殓美女 ..... | 241 |
| 四十三 | 德军哨卡惊险 运棺夜奔山寨 ..... | 246 |
| 四十四 | 闯山寨救美女 疤根匕首穿腮 ..... | 249 |

|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|
| 四十五 | 德军焚烧文庙 | 崂山藏宝之谜 | 255 |
| 四十六 | 不谙世事窥探 | 老板惊恐吸毒 | 261 |
| 四十七 | 酒楼掌柜疏财 | 圈套军火商贩 | 266 |
| 四十八 | 情妹思嫁   | 哥为枪忙   | 271 |
| 四十九 | 夜袭日本火轮 | 锅驼机舱窃枪 | 277 |
| 五十  | 寡妇庵泪竹庵 | 小尼姑思情缘 | 285 |
| 五十一 | 白衣女戏屠夫 | 坟茔里女婴啼 | 292 |
| 五十二 | 顺治帝微服游 | 迷恋虔诚佛女 | 298 |
| 五十三 | 带刀侍卫诈死 | 崂山里寡妇庵 | 304 |
| 五十四 | 寻觅小尼姑  | 路遇还家书  | 308 |
| 五十五 | 为情预谋情敌 | 总督袒护生哥 | 315 |
| 五十六 | 清溪庵寻尼姑 | 图谋刺黑老大 | 322 |
| 五十七 | 爱屋及乌情深 | 总督提携生哥 | 329 |
| 五十八 | 生哥任职   | 日谍窥视   | 337 |
| 五十九 | 坤龙宝刀失密 | 强子抓贼扒皮 | 343 |
| 六十  | 懂鸟语得宠幸 | 不谙世惹祸端 | 350 |
| 六十一 | 山顶上一只羊 | 你吃肉我吃肠 | 355 |
| 六十二 | 德军屠杀兄弟 | 芳芳遭遇劫难 | 361 |
| 六十三 | 三扒皮剥夷皮 | 华人监狱结拜 | 368 |
| 六十四 | 生哥崂山揭竿 | 兄弟成功越狱 | 375 |
| 六十五 | 崂山地灵人杰 | 洪武借地出生 | 381 |
| 六十六 | 慧子山寨寻哥 | 谋篡胡子兵权 | 388 |
| 六十七 | 总兵衙门盗枪 | 鲜血染青岛湾 | 394 |
| 六十八 | 筹措武装开支 | 降服德伪巡捕 | 403 |
| 六十九 | 村民义举示威 | 阿克纳楼失盗 | 410 |
| 七十  | 争赌场抢势利 | 黑头疤根赌命 | 418 |
| 七十一 | 巡捕暴虐美女 | 疤根兄弟复仇 | 424 |

|     |        |        |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|-----|
| 七十二 | 德国人修堡垒 | 兄弟卧底盗枪 | ..... | 431 |
| 七十三 | 攻打德军堡垒 | 拦截德军火车 | ..... | 440 |
| 七十四 | 德军军火失密 | 楼山车站爆炸 | ..... | 447 |
| 七十五 | 德军剿伐崂山 | 失利失败而归 | ..... | 451 |
| 七十六 | 一次世界大战 | 日德青岛战争 | ..... | 457 |
| 七十七 | 日德夹击   | 三鼎鏖战   | ..... | 462 |
| 七十八 | 爱情眷恋   | 生死难舍   | ..... | 469 |

## 一 荒年离乡背井 生哥桂枝遭侮

那年家乡大旱，庄稼颗粒无收，饿死了不少人。

冬生家历来人丁不旺，再遇上灾荒年头，没有存粮，每日都要为饥饿奔忙。家里的女人们都是小脚，走路不方便，出不得门，只得在家里等着冬生挖野菜乞讨度日。

坡地里的野菜挖吃光了，乞讨讨要不着，没了下锅的食物，没多少日子冬生家里的人都饿死了。看着空荡荡的屋子，冬生含着眼泪，跪下来给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祖宗们磕了几个响头，爬起来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生他养他的老茅草屋。

他想向左邻右舍的邻居们告别辞行，但邻居们早已不辞而别，不知到什么地方谋生去了。

远处传来有气无力的哀号声和野狗的吠叫声，冬生像是没听见，心里在寻思：一家人到头来死的只剩了自己，为了活下去又要离开列祖列宗，到他乡去逃荒；老爹老娘把自己养大，自己却没有本事赡养爹娘，没尽上半点孝心，到头来还把爹娘活活饿死了，使老爹老娘没得到善终。想到这里，他很是伤心和悲哀，有种说不出的悔恨和悲愤，他想哭一场，干号了几声，但没淌下半滴眼泪来。他抬起头来看着苍天，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狗不嫌家贫，出生不嫌地面苦。不是我忘恩负义，这山望着那山高，倘若我再不走就饿死在这里了。土地爷爷对不住了，不是我没良心嫌弃你老，是你老容不下我啊！”

冬生走出村子很远时，突然想起了桂枝。这桂枝是谁？能在他生离死别、离开家园的时候放心不下，可见桂枝在他心目中的位置。他停下来踌躇了片刻，便往桂枝家走去。

桂枝和他同村，一家住在村西头，一家住在村东头。桂枝的爹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，经常上山打柴，时间长了便和山上道观里的老道士相识交往，成了朋友，经常地接济点粮食、蔬菜什么的给老道士。老道士过意不去，便教了他几路拳脚用来健身防身。拳术学了就要经常地练一练，桂枝的爹爹闲下来的时候就练几路拳脚，活动一下筋骨。

那时冬生小，常去桂枝的爹爹那儿看他练拳，有时也学着比画几下，几年下来倒也记住了不少。桂枝的爹爹见他喜欢，就帮他捋顺了几套拳路，让他自

己练去。

两人虽说没正式磕头拜师，但凭着多年的相识，倒也相互默认了师徒关系。冬生学了几路拳术，毕竟没有得到大师的真传，花架子多，真功夫少。每日又为衣食奔忙，真正用来练功的时间不是太多。

拳术练得虽然不精，功夫也不是太深，但对付个泼皮无赖什么的也不在话下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日子过得好好的，有一天桂枝的爹爹上山打柴，不幸掉到山谷里摔死了。这回桂枝的家里可塌了天，只剩了桂枝和她娘，她娘又是个小脚女人，走不得路，只能在家里边围着锅台转。

过庄户日子最苦的就是家里没有了男人，寡妇老婆拉孩子要多苦有多苦。桂枝没了爹爹，家中坡下地里的活儿就得由桂枝来做。当然，那些推车别梁的男人活儿，都是由冬生来帮着做的。

村中有这么一户人家，兄弟几个整日游手好闲，不干正经营生，贪婪成性，尽想着占便宜，实属下贱泼皮。这几个兄弟都这德性，相互之间必然要你争我斗，每日家吵闹争竞不止。父母的德行也是不佳，爹娘看不见儿子们的泼皮无赖操行，认为是自家的风水不好，比别人家的弱，想改变自家的风水，便请了个风水先生。

风水先生酒足饭饱后，围着村子乱转一通，看起光景来。哥几个跟在风水先生的后面，等着风水先生说话指点。

这天，桂枝正从家里出来，到门前的场园里抱草做饭。十六七岁的姑娘含苞欲放，身材窈窕，天生丽质，皮肤细嫩白皙，眼睛、鼻子、嘴都长在个窝点上，真是人见人爱。风水先生放慢脚步，多看几眼。

哥几个虽是心胸狭窄、窳劣贪婪，但不好色，对女人眼拙，看不出个俊丑来，心里也没有玩弄女人这档子事，还以为风水先生看准了风水，于是问道：“先生，你看准了哪个地场了？”

风水先生只顾盯着桂枝的背影，冷不丁被哥儿们的问话唤回神来，忙瞎支吾道：“看准了，看准了，就是这儿了。”风水先生心里道：什么看准了，看风水本来就是混个吃喝骗几个钱花，糊弄迷信的痴迷者；真的有神有灵，有龙脉，有宝穴，我真的会看，我的儿子早就做皇帝了。风水先生想到这里，便装模作样地围着桂枝的家转了几圈，指点着说：“这块宝宅是方圆百里最好的了，可以说是龙脉龙穴，以后出个状元宰相什么的是没有问题的。”

哥几个一听急了，忙说道：“先生，你说得不对了！这宅子是凶宅，不好住，这家的主人前些时间到山里去打柴摔死了。”

风水先生见多识广，心眼活，话语来得快，马上应付道：“你们这就不懂了，人活在这世上，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命来决定的，这户人家的主人命不济，

没福气，压不住这宝宅子，所以归天了。常言道，命大福大造化大，才能镇住邪恶压住宝宅。你们看不见吧？这宅子上空的邪气不再作祟，已经有走散的兆头。”说着又装模作样地给哥几个相了相面，道：“你们兄弟当中有一个就能镇住了这宅子，将来以后定能发棵。”

哥几个傻乎乎地齐声问道：“先生，一定是我吧？”

风水先生眯着眼睛看着这几个呆子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天机不可泄漏也，泄了天机这龙脉就断了，龙穴里的水就干了，咱们这几个在场的眼睛都瞎了。你们几个商量着，好自为之去吧！”说完一步三摇晃，怀里揣着骗来的几文银子走了。

哥几个想夺桂枝家的这座宅子，商量来商量去，觉着对付这孤儿寡母还挺棘手的，杀人夺宅他们又没有那个胆量，再说这龙脉龙穴宝宅见不得血腥味，硬把她娘俩从屋子里赶出去，又怕在村里惹起民愤。姜是老的辣，还是哥几个的老爹鬼点子多，悄悄地对几个儿子耳语了几句。

从此桂枝家每到半夜三更便开始闹鬼。呜呜哇哇……鬼哭狼嚎，那声音发得低低的，听不出是从空中或是从地里钻出来的，四周都有，时隐时现，吓得桂枝和她娘彻夜不眠。

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多密的筛子也漏水，做事再隐秘也有泄漏走风的时候。哥几个夜里装鬼魅，被桂枝家的邻居们觉察到了，在村中悄悄地传开来。

冬生听到后顿时怒不可遏，气得他摩拳擦掌，号叫着练了几路拳脚，活动了一下自己的筋骨。他不能容忍这件事，虽没跟师傅磕头，没正式拜师，人家却教了自己这一身本事。如今师傅遭遇不幸，撇下这孤儿寡母遭到歹人的欺凌，如果自己去不出面，不去打这抱不平，村民们会笑自己不知恩惠不仁不义。想到这里，他拿出家中祖传了几代的杀猪刀，在磨石上磨得锃光瓦亮。到了晚上来到桂枝家的街门前，用力将那把杀猪刀攘在大门上，坐在街门前守候着……

哥几个半夜时分偷偷摸摸地顺着墙根悄悄地往桂枝家溜来，老远还没到桂枝家，就隐约地看到桂枝家的大门前坐着一个人。哥几个心中一惊，便停下来用手用力地揉了揉眼睛，仔细看去，在朦胧不清的黑夜里，他们能辨出那是冬生。那把插在大门上的杀猪刀，在月光夜云中时隐时现。杀猪的血腥场面顿时出现在哥几个的脑袋里，插在门上的那把杀猪刀像是攘在他们的胸口上，深夜的寒风像是把那把杀猪刀上的血腥味吹进了他们的鼻孔里，哥几个有些不寒而栗。胆小心虚之下开始下牙打上牙，颤抖哆嗦起来。老大拽了拽兄弟几个，摆了摆手，轻轻地向后退去，道：“兄弟，看清了没有，是冬生那小子。这家伙会武术，功夫硬，咱兄弟几个敌不了他，不是他的对手，咱们还是回去吧。”泼皮无赖都是这德性，欺软怕硬。哥几个退回去后，从此，桂枝家再没出现过鬼哭狼嚎声。

冬生来到桂枝家时街门是虚掩着的，他轻轻地推开门，先探进头去看到天井里没人，方才进到屋里。他来到里间，见桂枝在炕上躺着，已经饿得奄奄一息。冬生忙俯下身来在桂枝的耳边，问道：“桂枝，你娘呢？”

桂枝有气无力地说道：“生哥，我娘饿死了，前天村里的人帮着埋了。”

冬生告诉桂枝，他家里的人也都饿死了，只剩了他自己。他对桂枝说，咱们不能守在家里等着饿死，出去逃荒兴许还能有条活路，人挪活，树挪死嘛。桂枝点头答应，但她已饿的没有力气走路了。冬生抬起头来向房内四壁扫了一眼，见家中除了尘土什么也没有了，只剩了一座空屋子，便把桂枝驮在背上向屋外走去。

冬生驮着桂枝走了一程路，来到一片乱葬岗的灌木丛的弯道处，冬生刚想把桂枝放下来歇息。忽听有人喊道：“驮的什么东西？在哪偷的？给我拿过来。”

这场面冬生从没遇到过，有些发愣，也有些紧张，看眼前的架势是遇到剪径拦路的土匪了。他把桂枝轻轻地放在了地上，还没等直起腰来，刚才喊叫的那个家伙又喊道：“不是我们断你的路，留下买路钱就放你过去，如果敢说半个不字。”他边喊边朝乱葬岗那边指了指，道，“你的小命就留在这里了，你的尸体就扔在那里喂野狗了。”说完几个人已经把冬生和桂枝围了起来。

一个拿棍子的土匪把棍子在地上用力撞了撞，以示自己的威风。突然他发现了什么，大声喊道：“这小子是个采花贼，偷了个娘们。”话音刚落举起棍子向冬生的头部打来。

多亏冬生练了那几年功夫，论打架斗殴并不慌张，只是把身子稍微向左一闪，那棍子嗖的一声从耳边滑过，当的一声打在了地上，撞起一层浮土。冬生抬起右脚将棍子踩住，一个下勾拳把他打翻在了地上。心想：这群人够狠的，还没等我回话就往死里打，今天要当心呐！正想着，忽见一把一尺多长的宰牛刀朝着自己的胸口攘来，忙向左一闪，那把宰牛刀刺进了他的腋下，冬生顺势用右臂将刀夹住，抬起左脚朝那家伙的胸口踢去，只见那人被踢起一米多高，噗的一声跌在了地上。霎时两个动手的都倒了下去，被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爬不起来了，其余的见状撂了手中的家把什，撒丫子跑得无踪无影了。

桂枝哪里见着这种场面，本来就奄奄一息，再受这一惊吓，早已昏死了过去。冬生蹲下身来摇晃了一下桂枝，见她昏过去了，知道是连饿带吓而昏死过去，忙又把桂枝驮在身上，待要走时，看着那两个躺在地下的劫匪大声喝道：“还不快滚！”只听两个劫匪叫嚷着不知在说什么。冬生知道两个伤得不轻，一时半歇爬不起来，便不去管，驮着桂枝慢慢地向前走去。

傍晚，冬生驮着桂枝来到一座山脚下的几间草房前，见屋前一老者正在择弄些山野菜。冬生因驮着桂枝不便施礼，问候道：“老人家你好！”

老者没抬头，大概在寻思什么，也许在考虑这些野山菜今晚怎么吃，也许

是有些耳背没有听见。

冬生又向前走了几步，老者似乎听到了什么，警觉地抬起头来，当看见冬生背着个人，急忙起身把他让进屋里，帮着把桂枝扶放到了炕上。

冬生这时连累加饿，早已没了力气，只顾歪趄在那里喘着粗气。老者忙从锅台上的黑陶罐里舀了一碗水，递给冬生说：“先喝口水缓缓气吧！”冬生正口渴难耐，顾不得道谢，端碗喝了两大口，见不多了便挣扎起来要给桂枝喝，老者忙说：“喝吧！粮食没有，水还是有的。”说着又拿起一个破碗盛了半碗水端到桂枝面前，轻声叫道：“大嫚，大嫚。”

桂枝从昏迷中醒来，想想路上的事，知道遇上了好人，忙双手接碗慢慢地喝了。

晚饭他们三人吃了那些山野菜。

在老者的茅草屋里冬生和桂枝住了两日，桂枝的体力有些恢复，能走路了。他们管老者叫“老爹”。老者是个热心肠的人，健谈，和冬生、桂枝聊得来。他对冬生和桂枝说：“不是老爹我不留你们，要撵你们走，吃这山野菜能度些日子，但时间长了不行。”他挽起裤腿指着肿胀的双腿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没粮食只吃山野菜，不几天腿就浮肿了，时间长了会伤人的。这里的几户人家都逃荒去了，只剩了我自己，唉！我老了，没几天了……”老爹的声音悲哀、凄怆。

他把冬生、桂枝带到一个山包上，指着很远的开阔地，说：“孩子，你们走吧，逃生去吧！朝着这个方向，那里有海，海很大，大海是养穷人的地方，但它波涛汹涌……”

冬生和桂枝来到了一条像集市的小街上，冬生正想去讨些吃的，忽见一个人狂奔而过，后面紧跟了一帮家丁模样的人追了过来。他们见那人跑远了，追不上了。其中一个像是带头的，歪头看了一眼桂枝，又看了一眼冬生，心生恶念，突然问冬生道：“你们是一伙的吧？”冬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不知对方的恶意，刚要说话，那人又道：“给我绑了回去交差。”

话音刚落，几个家丁扑了上来，冬生哪里肯就范，抬手踢腿跟他们打将起来。好汉敌不过群狼，他们手中都拿着棍棒、刀械，冬生两手空空跟歹徒们走空拳，即使功夫再好也难以脱身。打斗了大约半个时辰，他被人家用网绳子缚住。家丁簇拥着他和桂枝来到了一座破旧的庄园里。

庄园主六十多岁，曾是前任县太爷的师爷，近些年家业有些败落，但也是本地首屈一指的大财户，现任县令都敬着他。他正在闭目养神听鹦鹉学舌，管家急匆匆地来到他的跟前，俯身在他的耳边道：“恭喜老爷，抓到了，还有个妞。”

师爷慢条斯理地说：“带上来。”其实家丁早押着冬生和桂枝等候在了内庭院的门口了，没等管家喊话就已进了内院。师爷从躺椅上站起来，左手背在了

屁股后，右手拿着水烟袋咕噜噜地吸了一口烟，示意家丁将两人的遮眼布解去。

他围着冬生和桂枝转了两圈，问道：“狗男女，这次偷了什么东西？如实招来。”

冬生怒不可遏，骂道：“你们这帮狗强盗，大白天随便抓人，血口栽赃……”

师爷听口音冬生像是崂山人，又见桂枝长得水灵漂亮，心生邪念，对管家说：“把他俩押下去看好，给他俩吃的。”

管家有些纳闷，心想：每次抓到进院子来偷东西的穷小子，打顿教训一下就放了，今个儿非但不打，还要看好好吃的。他见家丁把冬生、桂枝带下去了，才小心翼翼地问：“老爷……这……”

师爷慢慢地吸着水烟袋，摇头晃脑得笑眯眯地说：“这妞我看有些姿色……嗯……”他还想说什么，管家插嘴，道：“老爷想收在房内？那夫人……”

“不，不，不。”师爷的脑袋摇得像个货郎鼓似的，哈哈着笑道：“我这把年纪了，早没了那兴致了。”他嘴里虽这么说，心里却蠢蠢欲动，可又惧怕老婆。他突然停止了笑声，放下水烟袋招了招手。管家顺着他的手势弯腰弓背把耳朵俯在了他的嘴边，他左右看了一眼，见佣人们不在近前，用右手挡在右嘴角旁，做了个半喇叭状，以示诡秘，轻声道：“那妞给我好生侍候，别饿着。等弄到妓院去，怎么都能卖个百八十的大洋钱？那贼家伙……”他停住了话音不说了，抬手比划了一个用绳子勒死的动作，然后“噙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要神不知鬼不觉……”

管家点着头答应着，心里在想：杀人的买卖干了不少了，作恶多了等到了阴曹地府，那些厉鬼们是不会饶恕自己的。何况这小子会功夫，还不知是哪个山头的。随便弄死一旦戳了马蜂窝，那帮子土匪还不把我剁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心生一计，对师爷道：“老爷有所不知，这小子不是来咱家偷东西的那个贼，是他拦道阻挡咱们捉贼，那贼跑了，我跟他评理话不投机，便打斗了起来。这小子会功夫，赤手空拳，我们八九个人手拿家把什都没伤着他。最后用网才把他套住，这家伙如果不是饿着肚子，我们今天根本捉不住他。”

师爷“噢”了一声，从躺椅上站了起来，弯腰从矮桌上拿起水烟袋，有些惊奇地看着管家，突然又把脸沉下来，道：“那更得……”他用手做了一个杀人的动作。

学拳术练功夫者必有师带徒，加上师兄师弟形成一个门派。管家懂得坊间拉帮结派的规律，他诡谲地说：“老爷，如果咱们把他做了，万一泄漏出去，被他的那帮师兄师弟们知道了，必定来报复……”

师爷本来是替别人出谋划策的，事情落到自己头上时，也脑袋发蒙，没了往日的聪明劲，管家的话还没说完，就打断道：“你的意思是放了？”脸上露出

了舍不得的表情。

管家笑道：“哪能！那妞老爷不是想卖个百八十的大洋吗？”

师爷一听高兴起来，顺嘴道：“等得了钱大家都有赏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快说。”说完哈哈着笑了起来，管家接着他的哈哈声，道：“老爷，您给县太爷写封信，把这贼家伙下了大牢，咱们不就把这件事推干净了吗？”

“噫，好，这主意好！”哈哈，师爷听后咧着嘴笑了起来。

## 二 桂枝夜卖青楼 生哥救日本妹

冬生被押往县城的大狱里不提，单说桂枝被师爷瞒着老婆藏在后花园的花房里。年老的男人大概都有怀念自己年轻时对女人威猛的往事。师爷想起自己年轻时的威猛情景，想再体验一次，哪里想到桂枝誓死不从，挣扎呼喊。他气喘吁吁，那“二哥”又不随他的心愿，始终没有抬起头来。可巧那日师爷的千金带着丫鬟到后花园来玩耍，听到了桂枝的呼喊声，便回去告诉了母亲。

老夫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哭爹喊娘地闹了起来。老婆一闹腾师爷心里发虚，马上招来管家，让他赶快地把桂枝送到窑子铺里去。

管家以一百块大洋钱的价码把桂枝卖给了城里的春花楼妓院。买卖人口历来就是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他选定了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，把桂枝装在袋子里往春花楼抬去。

四五十里的路程，夜间路况不熟，走走停停，离县城还有几里路时，被一队执行任务的队伍拦住了，管家见是当兵的，个个枪上都带着刺刀，夜影中更加使人毛骨悚然，冷不丁那刺刀朝着自己的胸口刺来，自己的小命就没了。管家不敢多想，扔下口袋趁着黑夜的掩护带着家丁逃走了。

当兵的见人跑了，把东西扔下了，懒得去追，只是朝空中放了几枪。打开口袋见是个姑娘，笑嘻嘻地向他们的长官报告道：“长官，恭喜你，捡了个美女。”

长官点起火把，借着光亮见桂枝一表人才，从桂枝嘴里知道了她的遭遇，便派了两个士兵把桂枝送往自己的家中。

这位长官是个连长，姓张，由于家中贫穷，十几岁就开始当兵，十几年的行伍生涯使他很难与女人接触，何况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谁家的闺女肯嫁给当兵的？常言道：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所以张连长三十好几了还没娶上亲。今天张连长见到桂枝，暗自庆幸自己没干过坏事，老天爷有眼，赐给了自己这么个漂亮媳妇。

张连长有个妹妹，还没出嫁，识得些字，桂枝来了，两人闲着没事，她就教桂枝读书识字。

却说冬生被押在死囚牢里，手铐脚镣都戴齐了。

一般的犯人进大狱时都大喊大叫“冤枉”，由衙役、狱卒拖着拽着扔进号子

里，任凭犯人哭叫没人搭理，等犯人哭喊累了自然也就没了声音。冬生过完堂出来时，那步子走得轻松稳健，丝毫没有慌乱。两个衙役都有些惊奇。等进了大牢锁好，交割清楚，那牢头低声问两个衙役道：“你们用了什么法子，让这个死囚犯这么安宁？”

两个衙役悄悄地把冬生的遭遇告诉了牢头，牢头胸中有了数。

虽然看牢的狱卒都是铁石心肠、阎罗爷脸，但他对冬生多少地产生了些同情，为了弄到人家的妹子，就往死里整，牢头有些憎恨师爷，有些抱不平。

冬生在死囚牢里坐久了，身上有些发板，于是在里面拖着脚镣带着手铐走开了拳。牢头见冬生是个武把式，心里更加佩服。可巧他有个儿子十一二岁，正想习武，正愁找不到师傅教。真是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。

于是牢头让儿子每天带了早饭到牢里，侍候冬生吃了，冬生便教他武术。那孩子聪明，长进快，时间一长，在牢里显然放不开手脚，翻不得跟头。牢头只得给冬生去掉手铐脚镣，让他带了儿子在院子里练武。

一日，牢头突然发现冬生和儿子不见了，忙问守门的狱卒，狱卒指着前面的方向说，他俩朝那边去了。当牢头顺着指向找到家里时，见师徒俩边吃着什么，边切磋着武艺。牢头见冬生没有逃走的意思，索性给冬生换了衣服，摆开筵席让儿子跪地拜师，把冬生养在了家里。

大约过了一年多的时间，牢里一个囚犯得病死了，家属不要尸体，给牢头些钱让牢头处理掉。牢头心生一计，便差了几个狱卒抬着尸体给师爷送了去。时至夏日，那尸体已腐烂发臭，熏得师爷作呕不止，哪里顾得去验尸，忙叫管家拿些钱来塞给那些狱卒，让狱卒抬去埋了。

冬生见徒弟的功夫学得差不多了，心里挂着桂枝，又托牢头打听到桂枝被师爷卖到了春花楼，他便想去找，牢头只得同意。临行时，牢头给了冬生足够赎出桂枝的银子，冬生千恩万谢地磕头去了。

冬生找到了春花楼的鸨母，鸨母告诉冬生确实做了这笔买卖，但在送人的路上又被当兵的掳了去。当兵的掳了桂枝能把她弄到哪里？卖了，还是……冬生有些摸不着头脑。鸨母告诉冬生，当兵的抢了人大多数都是卖给了妓院，且他们一般都不在当地卖，大部分都运往青岛、济南或烟台。

青岛、济南、烟台，冬生听了有些懵懂。向过路的商人打听道儿，商人告诉他，济南很远，青岛近些，只要看见铁路，或顺或逆都能去到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。

冬生走了两天，一日忽然看到了铁路，他惊喜不已，急忙跑上前去摸那铁轨，想用力把那钢轨搬起来，他弯腰撅腚双手去搬，铁轨无声无息地躺在那里，根本不理睬他，他用力敲打铁轨发出当当的响声，心想：家里的那把杀猪刀足以让他见到铁了，没想到这里还有用铁铺成的路。他问铁路旁放牛的老乡，铁

路从哪来，伸向哪里，能有多远？老乡摇摇头支吾道：“大概上万里……”

两人正聊着，远处来了火车，车头吐出浓黑的煤烟，遮了半边天，他站在铁道上看呆了。老乡把他喊下来，告诉他，火车会把他撞死的。两人正说着，忽听“轰”的一声，那车头像被炸了，火车喘着粗气趴在那里不动了。霎时听到有铁铳土枪的声音，喊杀声一片。老乡牵了牛便走，让冬生也赶快躲开，并告诉他说：“又是土匪在抢火车了。”

冬生有些恐慌，也有些好奇，想上前去看个究竟，心想桂枝是否在这列火车上。脚不由自主地就向前走。

他不敢在路基上走，便下到庄稼地里猫着腰边观察着边慢慢向前走去。

土匪抢劫是快来快去，他还没靠近火车那边已没了动静。冬生正欲站直了身向那边观看，见两个土匪架着个姑娘朝他这里急匆匆地走来。姑娘在哭啼着，那动态看上去很像桂枝。冬生一时激动，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身的胆量，对着土匪大声吼道：“哪里走？抢了东西还敢抢人！”

没等话音落下就奔了过去。两个土匪见有人，也不知有多少，贼心发虚扔下了姑娘，逃之夭夭了。

冬生见土匪跑了，喊着桂枝的名字把姑娘拉起来仔细端详，姑娘太像桂枝了，只是个头比桂枝矮些。她用生硬而比较流利的话语，告诉冬生她叫慧子，是到济南去上学的；坏人拦下了列车，把护送她的人杀死，抢了她的钱财和东西，掳掠了她。冬生救了她，冬生是她的救命恩人，她跪下来要认冬生为她的哥哥。还没等冬生答应，她已跪在那里“哥哥，哥哥”地叫开了。

这场面使冬生心酸，想起桂枝现在不知流落在哪里，两眼有些湿润，他强忍住泪水，心想：帮人帮到底，就认了这个妹子吧！冬生万没想到认了这个妹妹惹上了打打杀杀的恩恩怨怨。

他把慧子拉起来安慰道：“好妹子别哭了，哥哥认你了，以后见到我就叫我生哥吧！”他的善良和慷慨，使他鬼使神差般地从后腰上解下赎桂枝的钱财来递到慧子的手中，道：“妹子，咱俩是路途落难才认作兄妹的，相互之间没有信物，这是我赎妹妹的卖身钱，看起来妹妹难以找到，就送给你这个妹妹作为相认的纪念信物吧！”

慧子千恩万谢又要下跪，冬生拦住了道：“现在咱俩是兄妹了，兄妹之间是不兴这个的。”

这时列车那边传来哨子声，是列车人员已修好列车，打哨招回那些个被土匪赶散的旅客。冬生搀着慧子向列车走去，果然押车员摇着小红旗，吹着急促的哨子催他俩快走。

列车徐徐开动，向济南方向驶去。

这时的冬生还没见过世面，不知道在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上还有外国人，